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憨意誠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刊石一

漢一字石經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 七錄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 唐志五卷七錄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七錄有毛詩三卷亡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唐志四卷 一字石經春秋

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

七錄二卷

唐志同

佚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中郎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禄大夫

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晩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摯虞三輔決録注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歴位九卿遂登台輔魏志官太傅

後漢書韓說傳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舉孝廉中平二年遷江夏太守

單颺傳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
出為漢中太守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
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
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儒林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
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

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宦者傳時宦者汝陽李廵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廼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
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

太學之前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羊頭山記作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

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

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刋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

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
復一碑在外中門令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
順帝陽嘉八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
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
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同憮焉
江式曰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
學立石碑刋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
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北史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

隋書經籍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

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
拓之本猶在祕府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
能知者焯奉勑與劉炫等考定

韋述西京新記曰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考驗蔡
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
後天后移于著作院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

既尋毀其本最希

郭忠恕汗簡曰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邢臣矯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李綽曰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張舜民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

方勺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

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為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葢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

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絶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歐陽棐集古目錄曰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令其名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洛陽蘇氏家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

土壤埋没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隷三體者非也葢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旣已不同而章懐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

彈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挍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已之私

意悉通其説難矣余旣録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
者具列於卷末云
董逌廣川書跋曰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
鴻都三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
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
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
都河陽河岸崩遂没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
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

竊載還鄴者船壞没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内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没

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没之所出也

又曰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楊衒之謂得四

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葢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葢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為一字漢為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曰石經今廢

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葢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挍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

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此今書多二字櫌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墻之内作而在于蕭墻之内凡碑所存技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技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

姚寛西漢叢語曰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

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

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刋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馬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刋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

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静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内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宫又移將作内坊貞觀四年魏徴奏於京師祕書内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黄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慼

女永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猷各翕中各設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嚴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

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墻之內葢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葢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

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王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
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
郎中臣書上臣下皆鈌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
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
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䖒議郎臣劉弘郎中臣
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下谿上鈌谿上當是堂
謂堂谿典也此葢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

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叢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邵博聞見録曰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

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
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為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
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異甚初熹平四年伯
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攷正自
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人車乘填塞至
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詔問
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
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

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鄭樵通志畧曰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

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洪适隸釋隸續曰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

書竝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劮逸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

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毁論語三碑其二毁禮記十五碑皆毁北齊從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没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

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鞹為鐔罽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鑱之會稽蓬萊閣

又曰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益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顔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

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他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紀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疏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

學於此行禮故后倉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
今禁中有選德殿益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洛
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
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
與古殊矣滕觗滕爵云者滕益送也　又曰石經儀
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六字少者二
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三行乃
出聘遭喪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漫

滅太甚僅有數字隱隱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獨此最為難辨

聘禮曰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
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
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
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
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
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之時朝覲廢而盟會講列國
相聘結轍于道往反禮容犰曲備具靖康建炎間敵

馬南牧己酉年先公張檀請和抵雲中聽命於粘罕繼從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紹興之季金人犯廣陵明年壬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復入淮壖其明年乙酉予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燕射訖禮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内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坐飲茶而退既弛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歩就賜以所點一二物隨以獻得告三日涖職如初古禮病于太煩今日之儀無乃太簡乎　又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

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桓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顔氏説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顔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本有堂谿典馬日磾趙𡺸下一人闕劉弘張文蘇陵傳楨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孫表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又曰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

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枝贅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桓帝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

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

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

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

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

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

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

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

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

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
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
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
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
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
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䤵劉弘
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
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

寛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黄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别之　又曰蔡伯喈奉熹平之詔列鴻都之碑晚學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

婁機漢隷字源曰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刋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毁但有

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為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張縯曰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麤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

謂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馬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代齊毀碑以為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

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為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

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矗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挍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隷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令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趙皜書史曰欲學隷者當以石經為祖

黄溍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𨻳官諫議大夫劉弘張馴韓説官議郎張文蘇陵

傅楨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
並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
楊慎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于慎行筆麈曰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
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
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
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
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戹一也

趙崡石墨鐫華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於太學講堂此石經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再刻也

按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

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

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毁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懐太子引洛陽記則云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壊東行

少二枚

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馬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漢爲魏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

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
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隷書隋
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
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
同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隷
書水經注謂漢經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
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
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

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與此言堂西所
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
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録言
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茍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
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
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
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
邯鄲淳書則不攷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孝靜帝紀

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

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
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
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黄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宫
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
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温聞見後録言近年雒陽
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逌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
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

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黄虞稷曰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隷釋者尚書僅五百四十七字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論語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公羊亦有嚴顔異同而詩則魯故所傳非毛鄭訓故此足貴也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

之學門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
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匋歐陽棐董
逌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縯謂邕以三體參
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隷其義為允載
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
為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録洪适隷釋隷續
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
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

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曰碑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為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叙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辯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葢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為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

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
又按元吴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
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
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擿八分自爲書刋定
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
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
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
不覯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三字屬魏故

節録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二

魏三字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七録十三卷　又三字石經尚書五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隋志三字石經春秋三卷七録十二卷　唐志三字石經左傳

古篆十二卷

佚

郭頒魏晉世語曰黄初之後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壊

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壊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觕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

按一字當屬三字之譌

江式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歐陽修集古録曰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九

歐陽棐曰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究理綴輯槓

藏之碑以大歴十四年七月立

趙明誠曰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録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徐州時故郎中趙竦被旨開吕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爲匣貯之竦尤珍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竦歿令遂不知所歸

洪适隷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

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讐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剥字多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即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

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

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
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
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
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
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
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
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
既以此碑為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隷釋鑒漢

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
抵牾已定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
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篆
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刻
王世貞曰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
猶存至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
落按魏武定四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

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三四也

趙崡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此石經第三刻也

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為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

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覩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晉石經

卷亡

佚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傳暢曰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

門闕刻石寫五經

北魏石經

卷七

後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

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

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

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前哲寶重墳籍珍愛分篆刻
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
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汚
毀積榛棘而弗埽為鼅鼄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
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扼腕尋石經之作起自炎
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
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
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

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闕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閲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挍石經

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之後靈太后廢

遂寢

趙崡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

毁因崔光之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

按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

且神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説

均誤故備録魏書之文以證之

唐國子學石經

易九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
卷　公羊傳十卷　穀梁傳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二卷

存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
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
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

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章以經義啓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新唐書文宗以章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始章以經籍刓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

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又曰高重為祭酒共鄭覃刊定九經於石

册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玄化式敷厥

德既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旣而詔
學究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淵笥之文雅結峻天之遠
碧且曰道自人弘教由時易若不考深青勒貞石布
落落於廣廷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
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鎪之功備矣文質之義
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
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旣
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摭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立更

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仰荀同於深奥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矙聖人之閫閾斯存豈非吾君秉兹一德修文立極堅貞為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效是則黎持記曰汲郡吕公龍圖領漕陜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闤闠間有唐國

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

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

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

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

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

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

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

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伻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為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

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
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
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即建言崇飾
墖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
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
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
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
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

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鑱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

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歳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按是記在石經之側碑為宋安民所鐫不肯刻黨人姓氏者也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王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鄜辟為保大軍

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禄少卿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緗素謬盩時惟鄭覃體上之意閔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讐校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咸預其選羣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刓繆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鏤石

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様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即其刻也

趙崡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繆建言讐刊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

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石經第六刻也　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

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謬今華州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顧炎武曰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二千闕百闕十三字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今在西

安府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
巳歲月次於玄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
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
生前文學館明經臣闕書石官將仕郎守潤
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
祕書省正字臣柏暠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
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

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刋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
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
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禄大夫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清宫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臣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
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
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

勘挍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
新唐書亦列堢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又曰舊唐書
謂石壁九經字乖師法名儒皆不窺之愚初讀而疑
焉又見新書無取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文亦
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挍之乃知經
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如周易君子以
裒多益寡裒誤襃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存其孰
能與于此哉脫于字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

則變䜌變則通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少傷于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于決必有所遇脫所字蠱則飭也飭誤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遘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煇光煇作輝君子以治歷明時歷作歴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嚮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

繫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床以辨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復小而辨于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也字貞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貞字其先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荃愈誤喻二无誤無皆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

辭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

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

之内以正書為别終似未安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乃父誤先父孫上多子字臣

下罔攸稟令令誤命若藥弗瞑眩藥誤樂王乃徇師

而誓徇誤循乃汝世讐世誤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於洛汭攻誤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予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其旁注者

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
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各添之字
詩昔育恐育鞫鞫誤鞫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
誤田舒憂受今憂誤憂予尾脩脩脩誤修戎車既飭
飭誤飾鞠為茂草鞠誤鞫以祈黄耇祈誤祁涼曰不
可涼誤諒鞠哉庶正鞠人忮忒鞠皆誤作鞫無此疆
爾界界誤介侯疆侯以疆誤彊其與今文不同而兩
通者雝雝鳴雁雝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和鸞雝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雝兮雝作雍既匡既勑勑作勅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雝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其旁注者女雝湛樂從樂下添克字自今以始歲其有下添年字曰商是常商下添王字其先誤而後改者抱衾與裯裯誤稠不瑕有害瑕誤遐鱣鮪發發發發誤撥噂沓背憎噂誤蹲

如彼遡風遡迴誤愬駉駉牡馬牡誤牧皆即其誤改之云何其肝脱其字添周禮女史八人史誤使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邦內饔豕盲視而交睫豕誤施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緦誤絲牛人軍事共其犒誤槁司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禁鞮鞻氏府一人一誤八鬯人禜門用瓢齎用誤明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設席大司樂大磬磬誤罄王大食三侑侑誤宥大師令奏鼓朄鼓誤朁大

祝四曰禜禜誤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相凡以神
仕者仕誤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一大司馬旗居卒閒
居誤車考工記蚡胡之笴笴誤笱矢人前弱則俛俛
誤勉其與令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疕瘍者疕上多
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則字邦之大師
大上多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射
上多夜字儀禮士冠禮捷柶興捷誤建鄉射禮司射
適堂西袒決袒誤祖楅髤横而奉之奉誤拳大夫與

士射袒纁襦纁誤薰燕禮右祭脯醢脯誤脯大射儀

賓升成拜拜誤敗坐授瑟乃降授誤受聘禮賓旣將

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之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

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

字上喪禮祭服不倒倒誤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

儀儀誤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移下同祝延尸延誤

筵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桃主婦洗爵於房中

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

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觶下主人實爵並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脱爵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禮記御删定月令在曲禮之前月令人乃遷徙徙誤徒其器宏以奄奄誤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亦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脱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

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喜誤嘉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尚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

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毁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能皆即其誤改之春秋左傳隱元

年且告之悔且誤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侯十
年伐戴戴誤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政六
年楚之羸羸誤羸以類命為象類誤德閔二年從曰
撫軍軍誤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泣四年
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公公殺其傳
杜原欵傳誤傳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故十四年公
怒止之止誤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輅使郤乞告瑕
呂飴甥且召之且誤國二十五年昬而傳焉傳誤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青郤縠可縠誤穀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親東傳于濟傳誤傳三十三年入險而脱入誤人為從者之淹淹誤流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賜亨江芉芉誤芊二年廢六關關誤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曰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邽誤封宣二年晉趙盾殺其君夷皐弑誤殺三年晉侯伐鄭及郔郔誤延商紂暴虐紂誤討四年秋公如齊秋誤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閒師誤帥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苍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弒虐上多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侯且辟左右且誤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蟲十七年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橐誤橐襄十年子蟜曰蟜誤蟜令伐其師令誤令十四年士鞅反反誤及十七年荀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聘十九年而視不

可含含誤舍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是天子令德天誤夫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甲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夭井堙木刊堙誤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餘免餘復功甯氏餘誤余二十八年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志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宴文子使召之召誤君慶氏之馬善驚馬誤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

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聚單公子愆期期誤旗駟

帶追之駟誤四昭元年令武猶是心也令誤令二年

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逆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齊

知而復從復誤弗四年恃險與馬馬誤焉五年娶于

子尾氏娶誤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苦九年無

囿猶可囿誤宥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

盧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宗誤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詢取人于萑苻之澤苻誤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感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誤氏邊印為大司徒印誤印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甲二十七年入于壄室堀誤堢定元年滎駕鵞鵞駕誤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伐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亦哀四年盗殺蔡侯申殺誤弑蔡昭侯將如吳蔡誤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為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産馬馬誤馬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不字二年
婦人謂嫁曰歸嫁誤稼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
上或字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毋死毋誤
作母死六年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誤未下同十年宋
人蔡人衛人伐載載誤戴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

書脫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誤賤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隱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于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伯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憂臧宣叔者相也叔誤公襄十四

年邾婁人于戚脫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三十
九年為其驕蹇為誤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
也人下脫子字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
立煬宫宫誤公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其哀四
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弑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
上多齊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孔字其與今
文不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
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淫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

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
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弒
君而何而作如十年未絶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
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
焉爾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
爾殺吾君殺作弒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
子愬作訴十四年有磨而角者磨作麏其先誤而後
改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盍弒

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殺僖十三年葬陳宣公宣誤
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侯誤師昭二十五年慶子
免君于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傳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誤
伐九年所俠也俠誤挾莊七年則是兩說也兩誤兩
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二十二年
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

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王六年立異姓以涖祭祀立上多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郊六年入者内弗受也弗誤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繼絶之功脱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成五年帥群臣而哭之前作率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論語賜

也爾愛其羊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何德之衰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己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篇子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爾雅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翿纛也翿誤翢皇華也誤華皇赫兮咺兮咺誤烜是刈是濩濩誤頀木謂之虡木誤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河澤烏蘱蘱誤蕵芓麻母芓誤学㯤棗含㯤誤攫杌州木杌誤祝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之字燕白脰烏烏誤烏楊鳥白鷢楊鳥誤鸉鳶鳥醜鳥誤烏鳥鵲醜鳥誤烏鸒大譽誤作大譽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經中凡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虒號虢饕彪虒褫字

皆同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淵婣亦作婣避高
祖諱也世字皆缺筆作丗泄作洩紲作緤棄作弃勣
作勣葉作枼渫作揲緤作媟諜作堞偞皆改從云民字皆缺
筆作巳氓作甿岷作岻汦昏緍痻碈暋愍皆改從
氏避太宗諱也亨皆從亯避肅宗諱也豫字皆缺筆
作豫避代宗諱也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也誦
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也純字皆缺筆作紃避憲
宗諱也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也湛字皆缺筆

作湛甚作甚椹作椹避敬宗諱也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廟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經中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

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遍讀而博考也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刋石 三

後蜀石經

易十卷 畧例一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二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二卷 穀梁傳十二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三卷

俱佚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劒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為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

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畧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眹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畫遂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眹始收殆嘗增易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葢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

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宫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偽蜀刻石經之歲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矣

洪邁曰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缺畫猶避唐諱

雷叔聞曰僞蜀廣政七年具相母丘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席益增葺爲記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畧例十一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又畧例一卷）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璹註此與國

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益孟氏未叛唐時所刋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綱在綱皆作網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網為綱未知孰是毛詩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刋石周禮十二卷偽蜀孫朋

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脱或不同至千數禮
記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鈌唐諱
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删定
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
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
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
卷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鈌唐諱及國
朝諱而鈌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

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註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偽蜀諱而缺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卷偽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

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從鄴雍遂茫昧於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丘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

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偽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缺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人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

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
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
誤無由參挍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刋定難以獨改
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
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挍之石本周易
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璹注禮記
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
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

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鋪叙作二十二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石刻鋪叙作二十三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禄之類

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識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而正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尚書十三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共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字

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

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石刻鋪敘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十二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注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三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

書禮記二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

石刻舖叙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

卷首題曰御删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勅注曲禮爲第二葢唐明皇删定之本也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經注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

石刻舖叙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

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二卷經注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叙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石刻鋪叙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不題所書人姓氏論語十卷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石刻鋪叙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穎川郡陳德謙

鐫字孝經一卷石刻鋪叙作二卷經注并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石刻鋪叙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叙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但題潁川郡陳德謙鐫字爾雅三卷石刻鋪叙作二卷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鐫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以上石室十三經益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惟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

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黄柬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勾當王尚喆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華叅奉直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内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解程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

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
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
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
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
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
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勸農使
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利路諸
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田況

曾宏父曰古文尚書三冊三卷葢唐天寳未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吕大防得之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又曰益郡石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

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己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祀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鐫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清謹有貞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徵虞世南相繼為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蓋欲字畫清婉可

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頁蜀中又以翻刻入石黄長睿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玄宗時已罕得况今又六百年後耶

王應麟曰偽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鼂公武參挍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

張𡵉又挍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又

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

唐之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釗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

人皆善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毋昭裔所

挍勘定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模

丹入石鎸置益部德釗簡州平泉令逢吉國子毛詩

博士紹文德貞朋吉俱祕書省祕書郎

楊慎曰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能表章六經立石成都洵有功於經學矣　又云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彔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秘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

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

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按宋乾德三年收蜀送降款者通奏使伊審

徵也草降表者翰林學士李昊也自昊以下

從降者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載句

延慶續錦里耆舊傳而昭裔紹文朋吉逢吉

德貞德釗皆不與焉

宋國子監石經

七十五卷

佚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

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隷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

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周密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

一行篆字一行眞字

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

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

是賜友直建安人得彖之叔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

經世大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

守者自摹藏之後世孫體仁閣以庋焉名曰深明

朱翌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强記善篆隷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按宋史藝文志又有楊南仲石刻三體孝經一卷

陳頎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

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按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沈於黄河淤泥之下矣

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

佚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

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咸刻於
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
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
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
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
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
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
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

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
餘甚至取為柱礎為礮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
十不得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
雖閒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
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内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
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蔵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
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蔵得蔡中郎

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永貽不朽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爾

姓譜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官至敷文閣學士

宋洪氏适重刻漢石經

佚

諸道石刻錄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兩䖏其遂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蹙然之喜

吾丘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

不異眞古碑今亡矣

按遂萊閣重刻石經詳見漢石經下

蘇氏望重刻魏三體石經遺字

佚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洛陽者皇祐癸

巳蘇望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取其完者

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